

作家自选集系列

汪曾祺

作品自选集

漓江出版社

● 现代抒情小说在他手上死里回生

● 王安忆说：汪老小说最好读，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

● 贾平凹说：汪是一文狐

● 汪曾祺说：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

作家自选集系列

汪曾祺
作品自选集

漓江出版社

汪曾祺作品自选集

汪曾祺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8.25 插页3 字数400,000

1996年8月第2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:37001—44000册

ISBN 7—5407—0175—7/I · 136

定价:19.3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自序

承漓江出版社的好意，约我出一个自选集。我略加考虑，欣然同意了。因为，一则我出过的书市面上已经售罄，好些读者来信问哪里可以买到，有一个新的选集，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；二则，把不同体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，对想要较全面地了解我的读者和研究者方便一些，省得到处去搜罗。

自选集包括少量的诗，不多的散文，主要的还是短篇小说。评论文章未收入，因为前些时刚刚编了一本《晚翠文谈》，交给了浙江出版社，手里没有存稿。

我年轻时写过诗，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。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。一个是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（新诗本是外来形式，自然要吸收外国的，——西方的影响）。一个是最好要讲一点韵律。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音乐性，这样才便于记诵，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样。

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。间发议论，也是夹叙夹议。我写不了像伏尔泰、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，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。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。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。感情过于洋溢，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，自己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读了一些散文，觉得有点感伤主义。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。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。

我只写短篇小说，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。或者说，我只熟

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。我没有写过长篇，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。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，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，有纵深感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……这些等等。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。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，我也许会试试，我没有写过中篇（外国没有“中篇”这个概念）。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。有人说，我的某些小说，比如《大淦记事》，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。我很奇怪：为什么要抻一抻呢？抻一抻，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，原来的匀称，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。我以为一篇小说未产生前，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，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，先有此事物的“天理”。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。就像一个苹果，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，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。压小了，泡大了，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。宋玉说东邻之处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，施朱则太赤，敷粉则太白，说的虽然绝对了一些，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，浓淡适度。当他写出了作品，自己觉得：嘿，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，他就可以觉得无憾。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，无非是这点无憾，如庄子所说：“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”。否则，一个作家当作家，当个什么劲儿呢？

我的小说的背景是：我的家乡高邮，昆明、上海、北京、张家口。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。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，在昆明住了七年，上海住了一年多，以后一直住在北京，——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。我们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，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，风土人情、语言——包括叙述语言，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。但我不专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人事。我不太同意“乡土文学”的提法。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。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，他们心目中的

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，我不排斥现代主义。

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。移花接木，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，这种情况是有的。也偶尔“杂取种种人”，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。但多以一个人为主。当然不是照搬原型。把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，这种情况是很少的。对于我所写的人，会有我的看法，我的角度，为了表达我的一些什么“意思”，会有所夸大，有所削减，有所改变，会加入我的假设，我的想象，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。但我的主体意识总还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黏附的。完全从理念出发，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，我还没有这样干过。

重看我的作品时，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：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？这多半是偶然的，不是自己选择的。不像是木匠或医生，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，后来就当木匠；读了医科大学，毕业了就当医生。木匠打家具，盖房子；医生给人看病。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。作家算干什么的呢？我干了这一行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，爱读读文学作品，——这种人多了去了！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，发表了，但是我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“作家”。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承认，再说我不是作家，就显得矫情了。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考虑：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？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，拿出自己的思想、感情，——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。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。那么，检查一下，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？我自己觉得：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，比如《职业》、《幽冥钟》；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，比如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；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，比如《云致秋行状》、《异秉》。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，比较复杂。但是总起来说，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

对于生活，我的朴素的信念是：人类是有希望的，中国是会好起来的。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，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。我的作品不是悲剧。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、悲壮的美。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。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，不能勉强。

重看旧作，常常会觉得：我怎么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来的？——现在叫我来写，写不出来了。我的女儿曾经问我：“你还能写出一篇《受戒》吗？”我说：“写不出来了。”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，是外在的、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。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。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，创作被看作是单纯的社会现象，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。有人把政治的、社会的因素都看成是内部规律，那么，还有什么外部规律呢？这实际上是抹煞内部规律。一个人写成一篇作品，是有一定的机缘的。过了这个村，没有这个店。为了让人看出我的创作的思想脉络，各辑的作品的编排，大体仍以写作（发表）的时间先后为序。

严格地说，这个集子很难说是“自选集”。“自选集”应该是从大量的作品里选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。我不能做到这一点。一则是我的作品数量本来就少，挑得严了，就更会所剩无几；二则，我对自己的作品无偏爱。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发给我一张调查表，其中一栏是：“你认为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哪几篇”，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填。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，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。这不像农民田间选种，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。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，往往把择掉的黄叶、枯梗拿起来再看看，觉得凑合着还能吃，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。常言说：拣到篮里的都是菜；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。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序于北京蒲黄榆路寓居



作者像

霸 旅 天 南 久 東 還 如
鄉 無 此 好 湖 山 長 堤 柳
色 濃 如 許 覓 我 遊 踪

古 十 年 近 作 是 明 一 言 曾 棋 亭 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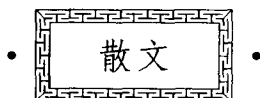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----------	-----



早 春(五首).....	(3)
--------------	-----

旅 途(八首).....	(5)
--------------	-----



国子监	(13)
-----------	------

下水道和孩子	(21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果园杂记	(24)
------------	------

葡萄月令	(27)
------------	------

翠湖心影	(33)
------------	------

昆明的雨	(39)
------------	------

跑警报	(43)
-----------	------

天山行色	(51)
------------	------

湘行二记	(69)
------------	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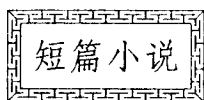
桃花源记·岳阳楼记

随笔两篇 (77)

水母、葵·薤

故乡的食物 (86)

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(100)



复 仇 (110)

落 魄 (120)

鸡鸭名家 (131)

羊舍一夕 (148)

看 水 (177)

王 全 (188)

黄油烙饼 (203)

异 秉 (211)

受 戒 (223)

岁寒三友 (243)

天鹅之死 (261)

大淖记事 (268)

七里茶坊 (288)

鸡 毛 (304)

故里杂记 (313)

李三·榆树·鱼

徙 (329)

晚饭花 (351)

珠子灯·晚饭花·三姊妹出嫁

皮凤三榷房子·····	(363)
钓人的孩子·····	(380)
钓人的孩子·捡金子·航空奖券	
鉴赏家·····	(385)
职 业·····	(393)
八千岁·····	(398)
小说三篇·····	(414)
求雨·迷路·卖蚯蚓的人	
尾 巴·····	(427)
故里三陈·····	(429)
陈小手·陈四·陈泥鳅	
云致秋行状·····	(441)
星期天·····	(466)
昙花·鹤和鬼火·····	(481)
金冬心·····	(490)
讲 用·····	(497)
拟故事两篇·····	(506)
螺蛳姑娘·仓老鼠和老鹰借粮	
日 规·····	(511)
故人往事·····	(520)
戴车匠·收字纸的老人·花瓶·如意楼和得意楼	
桥边小说三篇·····	(534)
詹大胖子·幽冥钟·茶干	
虐 猫·····	(551)
八月骄阳·····	(553)
安乐居·····	(562)



早 春 （五首）

彩 旗

当风的彩旗，
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。

杏 花

杏花翻着碎碎的瓣子……
仿佛有人拿了一桶花瓣散在树上。

早 春

（新绿是朦胧的，飘浮在树杪，完全不像是叶子……）

远树的绿色的呼吸。

黄 昏

青灰色的黄昏，
下班的时候。
暗绿的道旁的柏树，
银红的骑车女郎的帽子，

橘黄色的电车灯。

忽然路灯亮了，

（像是轻轻地拍了拍手……）

空气里扩散着早春的湿润。

火 车

火车开过来了。

鲜洁，明亮，刷洗得清清爽爽，好像闻得到车厢里甘凉的空气。

这是餐车，窗纱整齐地挽着，每个窗口放着一盆鲜花。

火车是空的。火车正在调进车站，去接纳去往各地的旅客。

火车开过去了，突突突突，突突突突……

火车喷出来的气是灰蓝色的，蓝得那样深，简直走不过一个人去；但是，很快，在它经过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它映出早已是眼睛看不出来的夕阳的余光，变成极其柔和的浅红色；终于撕成一片白色的碎片，像正常的蒸汽的颜色，翻卷着，疾速地消灭在高空。于是，天色暗下来了。

旅 途 （八首）

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

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，
他要离开草原。
他觉得草原太单调，
他越走越远。
他越走越远，
穿一件白色的衬衫。

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，
他要离开草原。
他觉得草原太寂寞，
他越走越远。
他越走越远，
穿一件蓝色的衬衫。

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，
他要离开草原。
他蓦然回头一望，